

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

高洪波 主编

【小说卷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

高洪波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小说卷(二)/高洪波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6

ISBN 7-5354-3291-3

I. 历…

II. 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019 号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陈 琪 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1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3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赵一曼女士/阿成	1
厨房/徐坤	9
上边/王祥夫	25
鞋/刘庆邦	38
镇长之死/陈世旭	49
玉米/毕飞宇	71
父亲是个兵/邓一光	128
年月日/阎连科	170
梦也何曾到谢桥/叶广岑	221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	258

目 录

赵一曼女士

阿 成

伪哈尔滨市的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不过，的确是有些破旧了，在太平岁月，看上去却像一家战时医院。我并不经常去那里，偶尔去那里，诚实地说，是为了巴结在那里住院的领导，目的是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有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不安全感。有时候，则是出于情义，去探望在那里治病的好朋友。小人物的生活，大抵是如此的罢。

赵一曼女士

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有关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住的这家医院，是一座欧式建筑（可能是巴洛克式吧）。她住在一病区。

哈尔滨这座优秀的城市里，欧式建筑是很多的，几乎随处可见。在冬季，这座别致的城市经常有着很美丽的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飘舞，蔚为壮观。你会看到白色的雪在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

在落雪的日子里，听一听巴哈的《意大利协奏曲》，或者莫扎特的《第9钢琴协奏曲》，是这座城市普通市民的一种很好的享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侨居着许多外国人。据统计，这里的侨民多达三十多个国家十几万人。

这些众多国家的侨居者，在这座城市里充当着各种角色，商人，西餐馆的老板或女招待，面包师，建筑师，小提琴师，马车夫，出租车司机，娼妓，神父或者嬷嬷，还有在街头拉着手风琴讨钱的乞丐。

也有日本侨民。这些日侨，还不能等同于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前者是客人，后者是侵略者，并对这座优雅的城市，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统治。

这座城市，还有许许多多的教堂。曾有人称哈尔滨是“教堂之城”。离监禁赵一曼女士的医院最近的教堂，一共有三座，一座是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建造的基督教路德会教堂，属于典型的十二世纪哥特式建筑。另一座是中世纪拜占庭式建筑“东正教圣母教堂”。再一座教堂，如今已经不在，就是世界闻名的圣尼古拉东正大教堂。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能够清晰地听到从这三座教堂的钟楼上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在三四十年代寂静的城市里，那是何等有韵味的钟声呵。

我无法猜测赵一曼女士听到这些钟声时有怎样的感想，但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对欧洲文化及建筑艺术有着很高的鉴赏水平。

她又是一个女人，仅仅三十多岁，这钟声也会令她流泪的罢——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瘦秀且成熟的中国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大野泰治认定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赵一曼女士率领抗联活动的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在珠河县附近，也能够听到来自坡镇（一面坡）那座教堂的钟声。那儿的钟声，响在冬夜里，会传得很远很远，山壁还会有幽远的回声。钟声里，抗联的兵士正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吃，或者唱着杨靖宇将军谱写的歌曲“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的回忆。

在医院里，赵一曼女士单独一个病房，由南岗警察署派来的警察昼夜24小时轮流看守。

病房很干净，挡着乳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当时正好是六月。六月里的哈尔滨，全城都弥漫着丁香花味儿。听说，丁香花现在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赵一曼女士是1936年初的大雪天进入医院的，到丁香花开，已经是半

年多了。

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

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摆放在那里的。

赵一曼女士平平地躺在病床上。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讨伐队的子弹后，被抓获的。远间警佐用马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命令属下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的上司大野泰治。

当时，赵一曼女士流了很多血。

在场的日本人都感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岌岌可危。

珠河一带，有雄秀的景观和强悍的历史。我在1991年我的一篇小说《胡天胡地风骚》里，介绍过一个叫孙羽林的人在珠河升了县长的時候写的一副对联：

载酒赋诗溯白山王气黑水
霸图胜迹蔚成新栋宇
先忧后乐看四境桑麻万家
灯火放怀奚止快登临

赵一曼女士

此“白山黑水”之说，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注意，一直是把“白山黑水”作为浅吟低唱之辞使用。可惜了。

从“四境桑麻”中我现在似乎能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学生，为什么流着泪，唱那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我相信，歌词中那句“同胞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家乡——”是发自他们肺腑的呐喊。

前面我说过，大野泰治从赵一曼女士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上推断，他们抓到了抗日联军中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大野泰治深感自己的幸运。

在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主要是问一些要点”——大野泰治语），他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她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搞了两个小时左右。大

野泰治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回答。

他恨这个女人，他觉得很没面子，伤了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的自尊。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这里，大野泰治巧妙地暗示，他所以没有审出什么东西，是为了把功劳留给上司，上司只要酷刑审问就行了。

大野泰治不仅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客。

大野泰治的报告书，成了决定赵一曼女士死刑的根据。

大野泰治非常兴奋，在他的办公室里痛快地舞了一阵军刀。

赵一曼女士是1935年11月下旬被捕的。然后，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于1936年初，以假名“王氏”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禁治疗。司法主任千叶警官是看守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要通过这个重要的“女思想犯”，了解哈东地区革命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及南岗警察署司法警士松本英雄，哈市警察局特务科翻译周质彬等人，都曾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白天，这座城市下了一场暴雨。这是一场极为壮观的大暴雨，电闪雷鸣，声势十分凌厉。这场大暴雨把全城所有的建筑，包括市立医院和丁香树，都冲刷得干干净净。在每年的八月份，大雨经常光顾这座北方城市，使得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湿润。

这天夜里，看守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女士抬出医院的后门。后门外，是上古时代松花江的大堤，站在这

里，可以俯瞰道里和道外两区的万家灯火。

出了医院的后门，一辆早已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白俄一边开车，一边叼着烟卷哼着俄国歌曲。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只是为了钱。

夜风很凉，很湿润，马路上仍有残雨，车轮驶过去，便溅起了很高的水帘。一车人都沉默着，听白俄司机唱。

在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到处都可以听到洋人的歌唱。

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就把车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副轿子，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轿，然后，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年轻的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试一试。

赵一曼女士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他说：“十多块钱罢……”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颇有感慨，说：“真没有想到，董先生的薪俸会这样少，而且少得如此可怜。”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以后，赵一曼女士经常对董警士聊山区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五花山，飞鸟走兽。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善于表达，又善于捉摸对方心理的女人。与她接触过的人都十分信赖她。

赵一曼女士用通俗的、饶有趣味的小说体裁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药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对共产党如此活泼

的文体十分着迷。

他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

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他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20天时间。

我非常佩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

有人称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是不是也包括着对该党的“工作能力”的恐惧呢？……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护士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对赵女士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的不幸、工作受欺负（她没有工薪，只是个见习护士），等等。

女人是有一种倾吐欲的。尤其是家庭不幸，恋爱受挫的女性。

赵一曼女士坦率地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她的语调是深情的、回忆式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赵一曼女士：“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年轻人，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赵一曼女士说：“要实现这个主义，就要到山区去。一切的疑问，到了赵尚志那里都能明白。”

韩护士卖掉了自己的两个戒指，两件大衣和其他衣物，共得六十元，准备作为逃跑时的费用。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细致，也很谨慎的女人。虽然她成功地与董警士和韩护士建立了极其秘密，也极其危险的关系，但只是到有了绝对把握之后，赵一曼女士才正式把两个人相互介绍给对方。

当时，他们都很激动，很兴奋，都有一种崇高感。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女士是由他们抬到荒

山嘴子附近去的。

松本英雄和千叶警官等几个人，马上乘车去追。

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暴雨冲垮了。几个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女士、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千叶警官命令松本英雄等6人，从路边的田地中包抄合围，用手枪逼迫着，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毙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赵一曼女士的纪念碑。纪念碑惊人的粗糙，并且十分简陋。但那儿的环境却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那里清静得几乎无人。旁边有一年迈老人看着我。

我看了看他，笑了笑。

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

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女士

赵一曼被日军枪毙前，曾写了两份内容不尽相同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厨 房

徐 坤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瓷器在厨房里优雅闪亮，它们以各种弯曲的弧度和洁白的形状，在傍晚的昏暗中闪出细腻的密纹瓷光。墙砖和地板平展无沿，一些美妙的联想映上去之后，顷刻之间又会反射回眸子的幽深之处，湿漉漉的。细长瓶颈的红葡萄酒和黑加仑纯酿，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人的嘴唇染得通红黧紫，连呼吸也不连贯了。灶上的圆火苗在灯光下扑扑闪闪，透明瓦蓝，炖肉的香气时时扑溢到下面的铁圈上，“哧啦”一声，香气醇厚飘散，升腾出一屋子的白烟儿。莴笋和水芹菜烹炒过后它们会荡漾出满眼的浅绿，紫米粥和苞谷羹又会时时飘溢出一室的黑紫和金黄……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

这个夏天的傍晚，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的突袭过后，炎热和喧嚣全被随风吸附而走。大地逐渐静止了。城市一枚火红的斜阳正从容地在立交桥上燃烧，一层层散漫的红光怡然飘落而下，照耀着一个在厨房里忙碌的叫做枝子的女人。女人优美的身体的轮廓被夕阳镶上了一层金边，从远处望去，很是有些耀眼。女人利手利脚无比快活地忙碌，还不断在切洗烹炸的间隙，抬头向西窗外瞟上一眼。夕阳就仿佛跟她有某种默契，含情脉脉地越过一棵临窗的茂盛玉兰树枝头对她

俯首回望。

枝子的目光，也便跟着燃烧在一片红晖之中，润润的，柔柔的。

厨房并不是她自己家里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的，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

一条鳊鱼浑身被横横竖竖切了无数刀后，周身码放好了蒜片、葱丝和姜条，然后放进锅屉里热气腾腾地蒸着。卷心菜和河藕也油亮亮地沾着水珠儿洗好，与沙拉酱一起错落有致码放在盘子里边等待搅拌。水汽正顺着不锈钢盖子的缝隙慢慢地一点点往上溢起来。枝子停下手，幽幽地喘了一口气，转头偷眼向客厅里望了一眼。透过宽大明亮的钢化玻璃厨门，她看见男人松泽正懒散地蜷坐在沙发上，一张报纸遮住了大半个脸。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枝子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浑身迸过一阵难以自抑的幸福。她赶紧收回自己潮润润的目光，慌慌转回身去放眼观望窗外斜阳。

夕阳巨大的圆轮现在只剩下半个，它正在被树梢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奋力衔住，一口一口激情地往下吞吻。枝子的脸庞转瞬间又被烧红，周身辉映起一阵盲目的幸福。

我爱这个男人。我爱。

枝子在心里这样迷乱地对自己说。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羞涩。

枝子是被称作“女强人”的那种已然不惑的女人。爱情到了她这个年纪并不容易那么轻易来临。经过了岁月风尘的磨洗，枝子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那样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了。多少年过去，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早年柔弱、驯顺、缺乏主动、动辄就泪水长流的枝子，如今已经百炼成钢，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

她这棵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的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躺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

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回到厨房，回到家。

事业成功后的女人，在一个个孤寂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家中的厨房，绝不会像她如今在外面的酒桌应酬那样累，那样虚伪，那样食不甘味。家里的饭桌上没有算计，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更没有讨厌的卡拉OK在耳朵边上聒噪，将人的胃口和视听都野蛮地割据强奸。家里的厨房，宁静而温馨。每到黄昏时分，厨房里就会有很大的不锈钢精锅咕嘟咕嘟冒出热气，然后是贴心贴肉的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埋头大快朵颐。

能够与亲人围坐吃上一口家里的饭，多么的好！那才是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可她年轻气盛的时候哪儿懂这些？离异而走的日子，她却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她走。她得走。说什么她也得走。她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婢。无论如何她得冲出家门，她得向那冥想当中的新生活奔跑。

厨 房

果真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现在她却偏偏又回来了，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真正叫人匪夷所思。

假如不是当初的出走，那么她还会有今天的想要回来吗？

她并没有想。

此时她只是很想回到厨房，回到一个与人共享的厨房。她是曾经有过婚姻生活，曾经爱和被爱过的人，比较明了单身和已婚的截然不同。一个人的家不能算家，一个人的厨房也不能叫做厨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她愿意一天天无数次地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厨房里头，摸摸这，碰碰那，无所事事，随意将厨房里的小摆设碰得叮当乱响。她还愿意将做一顿饭的

时间无限地延长，每天要去菜市场挑选最时鲜的蔬菜，回来再将它们的每一片叶子和茎秆儿都认真地洗摘。做每一顿饭之前她都要参照书上的说法，不厌其烦地考虑如何将饭菜营养搭配、慢慢料理这些的时候，她的心情定会像水一样沉稳，绝对不会再以为这是在空耗生命和时间。纤维素手被洗菜水浸泡得指尖红肿、关节粗大，她也不会再牢骚埋怨。她希望她的心情就那样像水一样，温吞、空泛，温吞、空泛地在厨房里消磨时光，什么外面争斗的事情都不去想。她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直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

脑满肠肥？一想到这个词，枝子就不由得偷偷地笑了。

她真的是不想再在外面应酬做事，整天神经绷紧，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虚与委蛇。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厌倦人。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齷齪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看都看得她眼花了。整天的与人打交道也快把她的神经折磨垮。她想返身逃逸，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而厨房就是她最后的避难之所。

厨房对她来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亲切过。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厨房充满了深情。

炉上的不锈钢精锅冒出袅袅热气。枝子的想象也随之袅袅。太阳就在她缥缈的想象里一点一点落到树梢下面去，落到她想象的尽头。那个长胳膊长腿的男人松泽看完了报纸，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慢慢腾腾挪到厨房来，再次问枝子需不需要帮什么忙。枝子听到男人满怀关切的问候，赶忙满心欢喜地连连说：“不用，不用。”今天是这个男人松泽的生日，她想独立完成整个操作，让他尽情品尝一番她的烹饪手艺。

她为什么要主动向这个男人献艺？献艺完了又将会是什么呢？枝子不愿意想，不情愿这样残酷地拷问自己。她愿意在心里给自己的自尊留有一点余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枝子在心里说。枝子只希望是她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此时她真是觉着自己对这个男人有些过分俯就，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因为照她素常里的做人态度，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而她的鼻孔总是抬得很高，并且，暗上加着千倍的小心，很怕落入某些勾引利

用的圈套。如今却这样巴巴地主动送上门来，可真是有些不好对自己的心解释了呢！

管它呢。随它去吧！反正来也是来了，还费力解释它干什么？

拖着长头发的高个男人松泽扎煞着两只手，在枝子身边围前围后转了两转，明白自己也实在帮不上什么。看来枝子对于今天的下厨是有过精心准备的，知道他这个单身汉的厨房里可能会七七八八的不全，所有的素菜、荤菜备料都由她亲自从外面带来。连烧菜用的油和醋等作料，也全被她准备到了。甚至枝子还带来了围裙，柔软的白细棉布套头裙，腰间勒一根细带子，自上而下撒下一捧捧勿忘我小碎花。绵软的白裙贴在她身上，正好勾勒出枝子腰条的纤细。枝子的头发本来可以戴上与围裙配套的棉布帽，以免熏进油烟味儿。但她想了想，还是将帽子舍弃，将头发挽了几挽，然后向上用一枚鱼形的发卡松松一别，这样，她乌黑发亮的秀发就尽显在男人松泽的视野。

松泽盯着这个体态窈窕的女人，心里怦怦怦乱动了几动。当然，他是艺术家。艺术家面对美没有不动心的。他和她一直都算得上是很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最初原因是枝子出资帮他举办个人画展的成功。从合作的愉快到亲密友好的交往，俩人的关系大致上就是走的一个过程。但是，再友好，他也不敢说是劳动她的大驾来给自己庆贺什么生日，尤其是没想到她还要亲自下厨。这该是出乎意料且又让他承受不起的情分。

厨 房

能有一个漂亮女人主动来家里给自己过生日，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美事情。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艺术家，总是爱好推陈出新。就在枝子下厨期间，就有三四个女孩子的电话打来，邀他出去派对。他不得不柔声细语轻声回绝。与呆在家里传统的吃生日饭相比，当然OK包间或派对沙龙里搂搂抱抱的扭捏抚摸更能激发创造力。但若从长远的角度看，比起跟那些小女崇拜者玩玩白相，跟女老板的关系处理好对他将来的用途更大一些。男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最实利的目的想。所以他决定还是死心塌地，留家里与女老板亲近感情。

这样心里边一踏实下来，男人也就专注移情于厨房中的枝子身